

我的入党故事

征文选登6

大海上的入党宣誓

薛金升

我是1968年入伍的。到部队后,各方面都表现很积极,希望能争取早日入党。虽然我每年都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,但由于我父亲的一些历史问题,一直未能如愿。

到了1970年9月,组织上通过外调,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了,这样,我的入党条件也就成熟了。组织上与我谈了话,随后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,只等着支部大会表决通过,我就能成为一名党员了,心里可真盼望着这一天啊!

恰在此时,海军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团代会,大队分配了一个参会名额。我们大队共有五艘舰艇,要求每艘舰推选一名候选人,然后将这五个人集中在一起进行演讲,根据演讲结果,最后确定参会人选。当时我担任着我们舰的团支部副书记(书记由舰副政委兼任),大家推选我去竞争这个名额。舰政委对我说:本来前些天就准备通过你入党申请,既然要参加团代会,还是以团员的身份去好些,等你参会回来通过也不迟。能去人民大会堂开会,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,也是全舰战友的光荣。虽然我急切地希望能早一天入党,但全舰把这个使命寄托在我身上,希望我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既然如此,那就耐心多当几天团员也无妨。

我们大队的舰艇码头在青岛,而我们舰此时正在威海附近执行任务。为了不影响任务的完成,大队只能迁就我们:其他舰的候选人坐火车赶到威海,威海部队派一艘船专接我上岸与之会合。当兵后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待遇,那些先我入党的战友羡慕地说:赶得早不如赶得巧,早知道能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,叫我晚些入党也愿意。

我被接到威海,几个人坐在一起一一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。结果,我落选了。那么隆重地送我上岸,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,就这样灰溜溜地回来,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心情有多么沮丧,多么无颜回舰见到领导和战友。威海部队派船把我往舰上送,由于心情不佳,本不怎么晕船的我却吐得一塌糊涂。回到舰上,政委安慰我说:没关系,既然不去开团代会了,那就召开党员大会,通过你入党申请吧。

就这样,在茫茫的大海上,在执行任务的中途中,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。我们一起入党的几个人,伴着滚滚的浪涛声,在大海上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。虽说入党被延迟了一些时日,但通过努力终遂心愿,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这件事足以把我从落选团代会的沮丧中解脱了出来。

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,宣誓完毕,就是一名正式党员。入了党,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。

多少次梦里,涛声依旧。一转眼,半个世纪过去了……

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,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节日。闲暇之余看到满屋子到处都是孙子的玩具,就对孙子说:“嘉嘉,交给你一项任务,数一数你的玩具一共有多少类,多少件,都整理好,干干净净迎节日,好不好?”孙子很听话地分门别类,一件一件地认真数起来,大件单摆,小件装整理箱。

费了大半天的工夫,粗略地统计了一下,大概有百余类上千件,光小玩具就装了满满五大整理箱。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水里游的;直观的,组装的;自动的,电动的,遥控的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光各种各样的汽车、恐龙就上百件。从玩具的年份可以看出,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,玩具的科学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。

不由得想起我的小时候:在我童年的時候,玩具有什么呢?挖空

九时

玩具

倪吉利

心思、搜肠刮肚想了又想,也就是玻璃球、泥娃娃和自己用旧课本加工的“元宝”,稍大些,开始制作弹弓子、火柴枪等。即便是过年大人给上几块钱,也舍不得花,更别说买玩具了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我有了儿子,商店的玩具相对多了些,但是,条件不允许啥都买啊。记得当时儿子和他妈还在农村老家,儿子4岁的时候,他们来部队看我,我利用星期天带他们到街上玩耍,走到

钟楼街一家商店,有卖儿童脚踏车的,儿子一见就高兴地骑上去,说啥也不下来,非要买回家。问了问售货员价格,要23块钱。买吧,口袋拮据,实在舍不得,因为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元,几乎占了半个月的生活费。看看儿子恋恋不舍的样子,既心痛又无奈。孩子那么小,讲道理是听不进去的。我们强拉硬扯把他抱下来,儿子为此痛哭了一路。孩子的哭泣是暂时的,大人的心痛可以说是一辈子的,现在回想起来,还觉得对不起儿子。

有了孙子后,家里的生活条件今非昔比,可以说要什么给什么,不问价格,也不吝啬了。爸爸妈妈买,爷爷奶奶买,外公外婆买,孩子的玩具多了,见识也多了。小玩具蕴藏着大学问,大智慧,大道理,但愿这些祖国的花朵们,在幸福无忧的生活里茁壮成长!

图片选自百度网,投稿邮箱:syntwyb@126.com

学问

居高声自远

吴国荣



有一次,我和70多岁的大哥聊天,我说,都怨你,小时候,你如果对我严格要求,我将会成长为参天大树。大哥问,此话怎讲。我说,小时候跟你学毛笔字,你对我既不从书法的根源上讲,也不从学书法的规律上讲,让我下了很多的死功夫,也仅学了个皮毛。大哥哈哈大笑说,我到现在还不如你。

闲聊归闲聊,玩笑归玩笑,但说明一个道理,学啥都要拜师傅,名师出高徒。我大哥比我大八九岁,我上小学时他当兵,我上中学时,他转业到工厂。他在部队、工厂多从事宣传文化工作,耳濡目染,身体力行,毛笔字写得很漂亮。而我在农村,地处偏僻,对于书法的爱好,只能是自我摸索、自我欣赏,在文化的沙漠里很难找到一个能指点我的偶像。所以,每当大哥一年一度地回

乡探亲,我都能感受到他书法的示范影响。现在回想,尽管大哥在书法上闻道在先,但毕竟也是业余爱好者,和我一样,没有拜过师,更没有很深的童子功,要他对我在书法上提携点拨,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了。

术业有专攻。尽管每个人不一定都有条件得到童子功的训练,但是要专心致志于一个专业,只要有高人引路,自己刻苦训练,什么时候都可以“立地成佛”。待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,就有了同书法名人接触的机会。先是在省城的宣传部门,有一位副部长就是后来的省书协主席。又过了几年,到文化部门工作,又有一位共事的年长副局长,当时就是省城的书协主席。和这两位贤人共事前后十数年,对他们的仰慕、钦敬自不必说,也经常参与他们的书事活动,但就是没有登堂入室,拜于他们的足下。

要想成就一门技艺,拜师很重要。师傅的高度就是自己发展的高度,师傅的成就就是自己将来努力实现的愿景。我有一位中学同学,叫薛冲波,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。刚恢复高考后的大学,学术气氛浓厚。当时,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书法学社,他是发起人之一,还有现在在书法艺术上名扬四海的华人德、白谦慎等人。试想,北京大学的学术平台多么大、学术资源多丰厚啊!毕业后,他分配到中央军委图书馆,十余年后,他在北京办了个展。有一次,我去北京碰见他,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法册子。几位全国和军内著名的书法家都给他题了词、写了评语,足以说明他当时在书法上的表现力和影响力。只不过,他40多岁就因病英年早逝。否则,天假其

年,随着他的学养积累、书艺精进和资源平台不断高筑,也必将是现在全国书坛的翘楚。

拜师很平常,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。“男儿膝下有黄金,只跪苍天与双亲”。苍天就是贤人,就是天理,就是师傅。越是聪明的人越能认识到拜师的重要性。我有一位同乡朋友,他大学学的是工科,毕业后在工厂工作之余,倾注心血于国学及书法。他家学基因源远流长,二祖父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先驱姚以价,姥爷家也是晋南名门望族,加上他的刻苦用功,专业影响越来越大,不久就调入省里文教系统工作。之后,他又分别拜入山西三大贤人姚奠中先生、张领先生和林鹏先生门下,并问学于卫俊秀等名家硕。由专家学者,由学者而名家,开办《经史讲堂》,含辛茹苦,栉风沐雨,一步步成长为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书法“兰亭奖”评委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。他在经史和书法艺术上的影响力,国内皆闻。这与他拜师、拜高师有决定性的关系。

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,居高声自远。我检讨自己有师不拜,或不愿拜师,首先是没有志存高远的信念,只停留在爱好层面。其次是碍于情面、羞于跪拜。这实质上是对学问的追求,没有强烈的愿望,没有攀登高峰的勇气,胸怀格局还不够开阔。“虚名虚位久沉沦,碌马当求未见真”。拜师求教确实是攀登技艺高峰最科学、最有效的捷径。凡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者,都应该破除思想藩篱,创造有利条件,努力在师法传承上成就自己的专业和学问。



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
田在青

我的妻子王永平,在外作风泼辣、风风火火,在家温柔善良、热情贤惠。我们结婚40多年来,虽在脾气性格、志趣爱好和生活习俗上不尽相同,但我俩彼此尊重对方的爱好和志向,欣赏对方的人品与性格,在追求未来和培养下一代等方面都有着高度的共识,相伴已到古稀之年。

1977年春,父亲和小妹安排了我和永平的见面,当时永平在清徐插队,父亲看中她的才干,我们两家又都是和顺老乡。一见面我就被她不俗的谈吐折服,她笑起来时,两颊有深深的小酒窝,着实可爱。而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并非我有多么优秀,仅仅是我待人忠厚诚实罢了。我们的恋爱得到全家的支持,那时兴旅行结婚,我们在1978年春节前,乘绿皮硬板火车,赴北京一周,旅行结了婚。1983年春一同报考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新开办的经济管理班,借来高中语、数、史、地课本夜以继日共度,考试结果,永平金榜题名,我却名落孙山,第二年,我考上了省交通厅党政干部电大大专修班。电大毕业,我们工作数年后又到中央党校学习,她通过考试还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。永平返城后,到太原卷烟厂当工人。她是党员,任过厂团委副书记,当过带班长,后来不断进步,任厂党委书记后,协助厂长,与云南昆明卷烟厂联营合作,收购了曲沃烟草,资源整合,企业效益大大提高。

永平婚后四五年一直没怀上孩子,父亲有些着急,就让我们抱养了一个男孩,取名扬扬,三个

多月上医院检查,扬扬是严重的先天性脑瘫儿,智力低下,这对我们全家不啻晴天霹雳!亲友们说把他送到福利院算了,但永平思前想后,说扬扬也是不幸的,宁可自己辛苦一辈子也不遗弃他,就这样我们一边工作一边为他治疗,到如今扬扬已37岁,生活不能自理,吃喝拉撒都得有人照料。扬扬和我们虽没血缘关系,但他与永平在生活磨难中建立了胜似亲生母子的感情,永平30多年如一日抚养智力残疾义子的事迹传遍四周。扬扬七八岁时,我和永平有了亲生儿子安迪。安迪自幼聪明过人,我们对他的培养和成才倾注了毕生心血,安迪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,就业于中央电视台英语环球中心。

回首大半生,我和永平结婚已经43年了,占去我生命的一半时间还多。婚前,我的母亲已故去,父亲在清徐任职,那是“文革”后期,父亲还没有得到平反,我还戴着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黑家属的帽子。永平闯进我的生活,有了她,我才活得滋润起来,我的一生也因此发生重大转折。

婚后,永平将我学业荒废、大学梦化作泡影、成名成家理想化作南柯一梦的自卑感、失落感、心灵创伤一一抚平。在她的鼓励和鞭策下,我俩共同努力,比翼齐飞,相继完成了转干和成人大学学业,并获得了副高级职称。

永平虽是女强人,却有着菩萨般的心肠,在单位里,她是优秀的领导干部。在家里,又是典型的

贤妻良母孝媳,我的姐妹们也都得到过她的帮助。她不仅善待我,而且善待我的姐妹,做到婆娘家一视同仁,我的外甥们非常尊敬他们的这个舅妈。

在2006年太原市文明办和市妇联评选年度经济女性人物时,大家一致把票投给了她。

优秀的妻子在不断参悟人生,历练、完善自己的同时,也在不断地修剪、赏识、完善着丈夫,同时,还能把真情、豁达和快乐传递给丈夫。永平能给我以自信、勇气、胆识、坚强,她虽不指望我顶天立地,但要求我有所作为,让我活得快乐、开心、率真、坦诚和尊严,拥有她,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!

